

冬至
阳生

(视觉中国)

■吴奋勇

山风吹彻,吹得人不由缩颈抖索。坡上的桃树、柿子树落尽繁叶,枝丫舒朗地指向天空。那一丛山茶,花儿开得正欢,白白的,小小的。白日吝啬得很,黑得更早了。这样的光景里,母亲总会抬起头,望着天,轻轻说一句:“冬至要到了。”那语气里,听不出半点对严寒的惧怕,倒像是在念叨一位约好了要来的、熟稔的老友。

冬至是一个节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就是一碗甜糯的冬至丸。前一夜,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圆圆的簸箕摆在方桌上,里面盛着一堆糯米粉。母亲用温水徐徐地调,慢慢地揉得光滑柔软。我和弟弟洗净了手,围在桌边,眼巴巴地

等着。母亲揪下一小团,放在掌心,只那么轻轻一搓,便滚出一颗浑圆的小珠子来。我们也学样,小手笨拙地搓着,不是扁了,就是长了角,逗得母亲发笑。她还会另备一小团掺了红曲粉,搓出红红的丸子,星星般点缀在白丸子里,说是“添喜气”。簸箕渐渐满了,一圈又一圈,白的如玉,红的像玛瑙。四周弥漫着一股粮食专属的香,将窗外的寒气,远远地隔开。

最盼的是次日清晨。灶火毕剥作响,丸子们在沸水里沉浮,掺入红糖,透亮轻盈。盛在碗里,撒上花生末,吃一口,软糯香甜。父亲这时会说:“吃了冬至丸,又多一岁啦!”我们便雀跃地报出虚长的年纪,满是得意。有一年我忽然问:“若不吃丸子,是不是就不用长

冬至的暖香

■陈慧玲

岁月无声,我们都是时光的旅人。匆忙行至半途,步履渐缓,眼中渐入人间烟火,心中堆叠故人旧事。冬至将临,窗前有光影沉浮,我于是溯着记忆的来路,潜入岁月深处。

“冬至小年兜。吃了这碗冬至丸,你们都长大一岁啦!”母亲的声音带着难得的轻快,从厨房里飘出来。我扎着冲天辫,挺着滚圆的肚皮,倚在微凉的石头门框上,看母亲粗糙的双手把红的白的面团搓得飞快。大大小小的丸子簌簌落下,挤挤挨挨地聚满一盘。她单薄的身影在我眼前一闪,便消失在巷口——店铺的生意还在等她。我追了几步,终究停了下来。母亲行走的速度,是我童年永远追不上的光。

“阿肥——来捏鸡母狗仔啦。”邻居凤姨独有的粗糙嗓音穿过一米来宽的窄巷,像一阵暖风将我裹住。“哎!来啦——”我瞬间化身灵活的胖子,双手一攀,转身滑下高高的院墙,奔向那亮堂堂的院落。

那真是一幅流光溢彩的画面。竹篾编成的浅筐里,早已揉好的各色面团在冬日午后的阳光下,闪着温润的光。除了寻常的红与

白,竟还有橙黄、草绿、淡紫、浅粉,像橱窗里俄罗斯套娃圆润的脸颊。凤姨的女儿叫阿香,比我大两三岁,白嫩俊秀的脸上撒着几粒淘气的小雀斑。她热情地搬来小木凳,嘴角噙着神秘的笑意:“等着看我妈变戏法。”

系着靛蓝围裙的凤姨,用高大丰满的身躯挡住一片阳光。只见面团在她掌心辗转,方圆宽窄千变万化,她用拇指与食指轻轻捻捏,时而拿剪刀修剪出精巧的纹路,时而用牙签勾勒出细腻的轮廓,一个鲜活灵动的小世界,便在她指间悄然诞生——昂首的小狗,圆润的小猪,曳尾的金鱼,领着雏鸡还背着蛋的母鸡……形态已足够逼真,她又拈起黑色的芝麻,为它们点上眼睛。我忍不住惊呼:“姨,你是女娲娘娘吧!”凤姨朗声大笑,用沾着面粉的食指轻点我鼻尖:“小阿肥,嘴倒甜。”

我和阿香也跟着有模有样地学起来,捏出的形状难免歪歪扭扭,幼小的心却充盈着一种难以名状的自豪,像鼓满了风的帆。

捏好的鸡母狗仔被凤姨请进蒸屉。我和阿香趴在红砖灶台上,满心都是雀跃的期待。夕阳穿过绿漆斑驳的窗棂,给暖烘烘

一岁?”大家都笑了,笑我傻。那时的我,怎么懂得这笑声里,藏着对逝去时光懵懂的眷恋。早餐还有咸粥,寻常白粥里卧着肉丝、香菇、豆干,加了些许的芹菜。

但须先分出两大盆,敬奉祖先。祖母点上香,青烟缭绕。她说:“冬节不回家无祖。”这话小时候只觉得是严苛的规矩,后来才明白,“祖”是血脉的来处,是回首时总亮着的那盏灯。

冬至终究是个节气。古人将“阴极之至”称为“冬至”,又在静默中察觉“阳气始生”的微妙。杜甫写“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那“阳生”极幽微,看不见却听得见——冻土深处,细弱的泉流从未断绝;白昼,从那最短的一线开始,正一分分偷回自己的时光。古人将这般变化,凝练成“三候”: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天地万物都在用最沉默的方式,呼应初萌的暖意。

老话说:“澹冬节,凋年兜。”冬至若湿润,年关会干爽。他们总在平常的风雨里寻出日子的盼头,就像吃下那碗冬至丸,长了一岁,离春节,近了一大步。

夜色起,向窗外望去,远处楼宇,灯火一格一格地亮了。我想,每盏灯下应该都有一盆热气腾腾的冬至丸,或团聚的笑语阵阵,或静默的思念绵绵。冬至的夜呀,最长,最沉。可也正是在这至深的寒与暗里,人间亲情的温暖,时光流转的希望,才格外明亮有力,像深土里的种子,静悄悄地,生了根,发了芽。

心底也跟着暖烘烘地亮了一下。这,更是“阳生”了。

的厨房镀上一层浓郁的金辉。水汽氤氲中,阿香的眼睛像藏着星星,凤姨的侧影柔和如一幅水墨画,她一边往灶膛里添柴,一边絮絮叨叨:“冬至丸要搓得匀,日子才能过得圆;鸡母狗仔要捏得壮,日子才能过得旺。”

这幅热气腾腾的画面,就此烙在记忆里。后来我也成了母亲。每到冬至,无论多忙,总学着凤姨的样子,备好糯米粉,榨取各色蔬菜汁,和成缤纷的面团,和孩子们一起捏一盘属于我们的童话。

直到某个冬至,蒸笼揭开时,白雾裹挟着热气扑面而来,我突然泪流满面——想起那么鲜活丰沛的凤姨,终究没能等来圆满兴旺的日子,她离开了这个曾被她双手焐得温热的世界。

我终于懂得,这世间有太多无法感同身受的苦痛,也明白了母亲当年那难得轻快的话语里,藏着的不仅是对孩子成长的欣慰,更有熬过生活重压后,那一口悄悄松下来的气。

昔日的围墙早已被加高,回娘家时,我依旧习惯踮起脚尖,朝那方熟悉的院落张望,回应我的,永远是寂静。我再也闻不到,记忆中那柴火与面团相拥后漾开的暖香了。

冬至簪花宴

■黄梅萍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民间也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吃了冬至圆意味着又长大了一岁。虽是如此,在我小时候,父母可能是忙于生计,很少会特意在冬至这一天操办什么特殊活动,而今,我下定决心让我的孩子们多点节日的仪式感。今年冬至即将到来之时,我更是别出心裁,想让孩子们体验下我们闽南冬至汤圆水饺簪花宴。

三岁多的儿子歪着大脑袋瓜,扑闪着长睫毛像个大大的问号:“妈妈,什么是簪花宴啊?”“宝贝,就是你把汤圆或者水饺摆成像蛴埔阿姨头上的簪花一样的造型哦!”我蹲下来笑着为小宝答疑。“那妈妈,你是说水饺和汤圆都可以吗?”女儿好奇地问。“是的呢,宝贝。”我赶忙科普:“冬至吃食,南汤圆北水饺,所以两样都可以哦!”

我的话音还未落,调皮的儿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把我用蔬菜汁揉好的绿色面粉团紧紧护在身边,姐姐急得大叫:“妈妈,没有材料我怎么包啊!”我小声劝道:“宝贝,面粉一人一半,不然姐姐没办法包,你也没办法得冠军哦。”弟弟嘟着小嘴不情愿地把面粉团挪到中间,我眼疾手快一分为二,防止弟弟又作弊。姐姐说她比较擅长包饺子,那好吧,弟弟包汤圆,分工完成。

我进去拿两个白盘子的功夫,弟弟早已急不可耐地用小肉手攥着糯米团,左揉右搓,圆的、扁的、歪歪扭扭的“小土豆”全冒出来了,糊得满手黏糊糊。姐姐实在看不下去,皱着眉头,嫌弃得直嚷嚷:“老妈,待会弟弟搓的汤圆自己吃,我才不敢吃呢!”姐姐包起饺子来就顺手多了,只见白瓷盘里,月牙饺如玉带轻叠,莹白的褶皱间,斜簪着一整排橙色玫瑰花。花瓣鲜妍,笑语盈盈,和姐弟俩的笑颜相映成趣。弟弟搓的“汤圆”们大小不一,五花八门,瞧,它们也豁着嘴偷笑呢。弟弟贪心地拿了一大堆花铺在他的小汤圆上,姐姐连忙阻止:“弟弟,不要把花全部铺上去啊,要留点空间才漂亮啊!”这姐姐,还懂得“留白”的艺术呢!

屋外寒风萧瑟,屋里欢声笑语。孩子们追着一定要让我给他们评奖,我给姐姐一等奖,夸她的小手让簪花饺子散发浓浓海丝风韵。弟弟一听哭着耍赖,奶奶赶紧宠溺地抱起弟弟也给他评个一等奖,这才让他破涕为笑呢。

唯愿孩子们长大忆起冬至,不念朔风萧瑟,只记满室欢声,岁岁温暖。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